

青少年台灣文庫II
【小說讀本1】

穿過荒野的女人

從女性(女生)的角度出發，不僅認識男生，女生的兩性關係，也帶動了彼此的溫柔和諧與成長……

范銘如 編著

國立編譯館 主編 / 出版
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總經銷

穿過荒野的女人

范銘如◎編著

國立編譯館◎主編／出版

五南圖書出版公司◎總經銷

2008年12月

青少年台灣文庫II——小說讀本1：穿過荒野的女人 / 國立編譯館主編，
范銘如編著—初版.—台北市：五南，2008.12 面：公分。
ISBN 978-986-01-6193-9 (平裝)

863.57

97022128

青少年台灣文庫II——小說讀本1

穿過荒野的女人

主 編 國立編譯館「青少年台灣文庫——文學組」編審委員會
召 集 人 李敏勇
委 員 王志誠（路寒袖）、吳勝雄（吳晟）、林淇瀾（向陽）、范銘如
陳芳明、陳明台、郝譽翔、楊翠
編 著 范銘如
著作財產權人 國立編譯館
發行人 藍順德
出版者 國立編譯館
館 址 台北市大安區（106）和平東路一段179號
電 話 (02) 3322-5558
傳 真 (02) 3322-5559
網 址 <http://www.nict.gov.tw>

總 經 銷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楊榮川
地 址 台北市大安區（106）和平東路二段339號4樓
電 話 (02) 2705-5066（代表號）
傳 真 (02) 2706-6100
劃 撥 0106895-3
網 址 <http://www.wunan.com.tw>
電子郵件 wunan@wunan.com.tw

展/銷售處 五南文化廣場
版 刷 2008年12月初版一刷
定 價 330元

◎本書保留所有權利。欲利用本書全部或部分內容者，須徵求著作財產權人同意或書面授權。請洽國立編譯館人文組。

GPN 1009703213

總序

映照時代與社會，呈顯心的視野與憧憬

李敏勇

閱讀文學作品是語文教育的重要形式，也是人格養成與啟蒙最重要的過程。這是為什麼許多國家的語文教本有相當程度比重的文學作品，而且在學校語文教本之外更鼓勵青少年多多閱讀文學作品的原因。

美國的中學生必讀的文學名著，兼及國內外作品。從古希臘荷馬的史詩《伊利亞特》、《奧德賽》，莎士比亞的戲劇《哈姆雷特》、《馬克白》到惠特曼詩集《草葉集》，以及托思妥也夫斯基《罪與罰》、托爾斯泰《戰爭與和平》、馬克吐溫《哈克貝利·芬歷險記》、史坦貝克《憤怒的葡萄》、沙林傑《麥田捕手》等小說，都在必讀之列。

鄰國的日本，從明治維新以來，就注重文化，對於文學作品的閱讀更是大力提倡推廣。寒暑假期間，學校指定大量的文學作品做為課外讀物，讓日本國民養成過程經由閱讀本國和外國文學作品，認識作家以及作品觸及的精神世界。而眾所周知，文明國家都重視文學作品的閱讀，歐洲國家中北歐諸國，更是顯著的例子。

教育部杜正勝前部長任內有感於青少年文學閱讀的重要，在國立編譯館藍順德館長的協力下，推動青少年台灣文庫——文學讀本系列的出版。希望提供國中、高中青少年語文教科書以外的文學閱讀內容。本人擔任文學讀本系列召集

人，第二階段參與者還包括陳明台教授、林淇瀋（向陽）教授、陳芳明教授、郝譽翔教授、范銘如教授、詩人王志誠（路寒袖）、詩人吳勝雄（吳晟）、楊翠教授。本階段並擬定新詩、小說、散文三種文類，各為四冊，編輯第二套十二冊青少年文學讀本。

青少年文學讀本是特別為國中、高中學生編選的文學讀本，既有補充學校語文教育，也有提供青少年認識文學、愛好文學，並助益成長、啟蒙，以及對台灣歷史與社會加深了解的立意。因此，編選方針著重兼顧「文學性」、「青少年性」以及「台灣性」三個層面。

「文學性」指的是編選作品的文學條件，形式和內容符合文學的藝術性。台灣新文學在特殊的歷史構造下，涵蓋了以日文在日治時期展開的作品，作家更兼具台灣本土出生，以及在中國大陸出生，戰後才移民來台的新住民。相映著歷史與社會的文學作品，已經歷了數個世代。收錄詩人、散文家、小說家作品自是包括早期前輩到新崛起的世代，作品的文學性是首要的編選方針。

「青少年性」是編選作品適合青少年閱讀。成長、啟蒙的主題是青少年文學閱讀的重要取向，而作品選擇更須兼顧形式條件的合宜性，以免因為艱澀、難懂而影響閱讀者對文學的親近。文學閱讀從兒童繪本、童話到青少年成長，啟蒙主題以及合宜形式條件，對養成國民閱讀才會有所助益。

「台灣性」則重視編選作品反應呈顯的台灣歷史與社會性質。在特殊的歷史構造下，早期原住民祖先在這個島嶼自由自在奔跑，閩客移民陸續加入這個島嶼的住民行列，加上戰後新移入住民，這個歷經外部殖民以及內部主體性追尋的歷程，如何形塑共同體的身分與認同，不僅是國民教育的課題，也是多元形貌的台灣文學可以提供的啟示。選編的詩、小說、散文，從文學的條件顯示台灣性，豐富台灣之愛的內容和視野。

接觸文學，更愛文學；認識台灣，更愛台灣。青少年台灣文庫——文學讀本系列以選編文本、作家介紹以及作品導讀，構成形貌。相信對於國中、高中的青少年是親切的、可親近的精神食糧，能豐富、充實青少年成長、啟蒙的視野，也是國民文學教養的多姿多采窗口。從獨特的窗口，語文教育的文學視野，映照著時代與社會，也呈顯心的視野與憧憬。

荒漠裡的種子

范銘如

編序
(7)

台灣現代小說的主題設計，每每與時代脈動息息相映；其中對於「婦女」或者「性別」議題的關照，可以說是台灣文學發展裡不可或缺的一環。不論是從性別的角度側看台灣歷史與社會變遷，或者從宏觀的歷史與社會角度來看台灣性別意識的發展，台灣文學無疑是一個最佳的闡釋園地。

日治時期，日本當局基於經濟和其他殖民因素的考量，鼓勵台灣婦女廢除纏足以提升台灣殖民地的生產力，加速島上人民融入日本的現代化殖民社會模式。另一方面，日治時期台灣留學中國以及日本的青年，在新思潮的衝擊以及振興民族的文化使命下，也鼓吹婦女解放運動。因此，性別觀念早在二十世紀初期便已在島上漸漸萌芽。我們不難在日治時期的台灣小說，看到對於傳統婦女的悲慘遭遇以及新時代知識女性的處境的題材描寫。例如，收錄在這本選集裡的吳濁流〈泥沼中的金鯉魚〉、龍瑛宗〈一個女人的記錄〉，以及呂赫若的〈廟庭〉，他們對婦女解放的同情、理解與支持，啟動了日治小說的現代性動能。甚至是類作品多有將婦女解放與反抗日本殖民統治的（台灣）民族解放運動做一類比式的隱喻。日治時期的女性創作者雖然人數有限，但是她們對於新舊婦女處境的體會和關注之情，卻絲毫不下於同時代的男作家。葉陶〈愛的結晶〉道盡現實與理想對於現代女性的考驗與挫折，婦女解放遠不是我們想像的放開小腳、跳上洋

車那般簡單。而楊千鶴的〈花開時節〉則是在一群年輕女學生身上看到她們對傳統命運的質問與抗爭，字裡行間壓抑不住的是她們那股勇往向前的動力與決心。

四〇、五〇年代又是台灣現代史上一個相當重要的轉折期。一九四五年結束了長達五十年的日本殖民統治歷史，一九四九年國民政府遷台成為台灣下一個新的統治政體。當島嶼面臨政治與社會各層面的劇烈轉變，人口結構在一波波撤出和移入的過程中重新布整，與此同時，回歸以中文為媒介的書寫秩序亦造成台灣文壇的大洗牌。我們不難發現，自戰後以迄六〇年代的二十多年間，在台灣文壇上嶄露頭角的大都是屬隨國民政府遷台的大陸作家群。而其中，女作家無論是在作家數量上或者是創作質量方面，都是不可忽視的一群。她們的作品偏愛觀照現代知識女性的生活樣貌與心理狀態，小說透過女性角色與性別觀念的鋪演，傳遞了鮮明的女性意識。孟瑤的〈寂靜地帶〉、郭良蕙的〈他·她·牠〉、童真的〈穿過荒野的女人〉，還有劉枋的〈我們的故事〉，我們可以在每個不同的故事中看到作者對於各式婦女處境的捕捉以及她們關於現代社會兩性關係的探討。此外，林海音的〈燭〉描述舊式封建時代裡的悲劇女性命運，小說裡沒有苦悶焦灼的吶喊，也沒有撕心斷腸的痛哭，卻在平靜和緩的敘述中自然且充分地流露女性人物的無盡哀愁。

收錄在這本集子裡的十篇小說，各自折射不同時代、不

同環境、不同處境下的兩性關係與性別問題。透過小說家的想像再現以及文字的描摹，我們得以窺探台灣從日治以迄五〇年代的性別意識與政治變遷、社會脈動、文化流轉的重重複雜面向。並且隨著時代轉輪的推進，更有助於我們對當代性別文化發展有一個全面性的了解。

穿過荒野的女人

【目錄】

總序——映照時代與社會，呈顯心的視野與憧憬

/ 李敏勇 (3)

編序——荒漠裡的種子 / 范銘如 (7)

001 吳濁流
泥沼中的金鯉魚

023 葉 陶
愛的結晶

033 龍瑛宗
一個女人的記錄

057 呂赫若
廟庭

079 楊千鶴
花開時節

117 劉 枋
我們的故事

153 童 真
穿過荒野的女人

187 孟 瑤
寂靜地帶

203 林海音
燭

223 郭良蕙
他・她・牠



吳濁流（1900～1976），本名吳建田，台灣新竹人。少時受日語教育，畢業於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師範部。曾任職於台灣公學校教諭，後因日籍督學凌辱台籍教員，吳濁流抗議無效，憤而辭職，結束了近二十年之教師生涯。1936年開始寫作，曾參加詩社。1941年，赴南京任大陸《新報》記者，一年後返回台灣，先後任《台灣日日新報》、《台灣新聞》、《新生報》、《民報》記者，後轉任台灣機器同業公會專門委員。

吳濁流是為台灣早期非常重要的作家之一，他擅長刻劃台灣知識分子的精神歷程，反應島上住民在殖民統治下的鬱悶心情與苦難生活，透露被壓迫者的憤怒和辛酸。前期的創作以日治時代之生活為背景，如《亞細亞的孤兒》；後期之作品以反應戰後台灣社會為主，如《波茨坦科長》、《狡猿》等。除了文學創作以外，吳濁流還於1964年創辦《台灣文藝》雜誌，1969年設立台灣文學獎、吳濁流文學獎，獎勵後進可謂不遺餘力。吳濁流熱愛文學，終其一生都在為台灣文學奉獻心力。他的創作量頗豐，如《亞細亞的孤兒》、《黎明前的台灣》、《無花果》、《台灣連翹》等，都是非常能夠把握住社會變遷過程的重要作品。

泥沼中的金鯉魚

月桂生就嫩白美麗，雖還不能說是十全美人，但因她父親是個儒生，從小受著薰陶，長得斯文氣和聰明，這時正當二八年華，在村裡成為大家羨慕的焦點，所以有錢人家托媒說親的像雨後春筍接連發生。

可是她老是說「不為金錢出嫁」，把那些親事放開不理，末了對那些必欲得而甘心的癡男真想給他白眼、嘲弄，甚至侮蔑。無論如何，男人的純真、熱情、真心……等等都不加一睬，而且把有錢人看做魔鬼化身。

事實上只要有錢就可以擁有三妻五妾。而且社會風氣又以姨太太表示身分，華麗的社交世界也以姨太太的多少來競相驕傲。

尤其是，端麗大方有教養的女子一出現，就像女王成為大家憧憬和羨望的目標、爭取的對象，而紳士們也夢寐以求那樣的美人。她生長在這樣社會風氣裡，不幸又繼承父親的性格，看金錢不過是阿堵物。她愈是看不起這些色狼，則愈加深他們的興趣，而且更成為他們獵取的對象。

可是，她對這一類人物的露骨的誘惑漸漸地發生反撥性敵愾心。

她像個被人拍賣的古董似的，聘金由一千元節節上漲，到有人出價六千元的時候，社會囂然騷動起來，報社也不知道從什麼地方弄到了她的相片，刊載報端轟傳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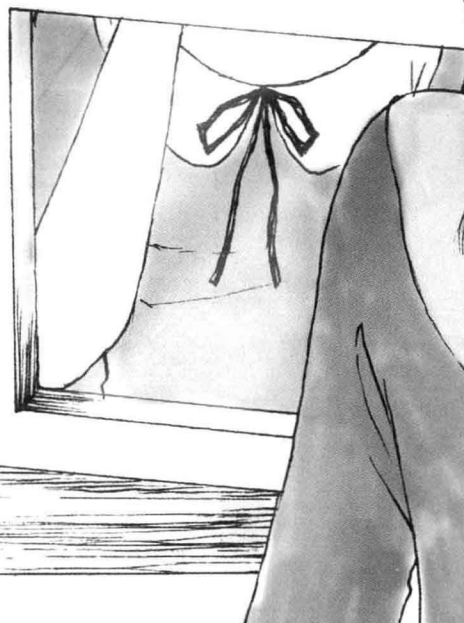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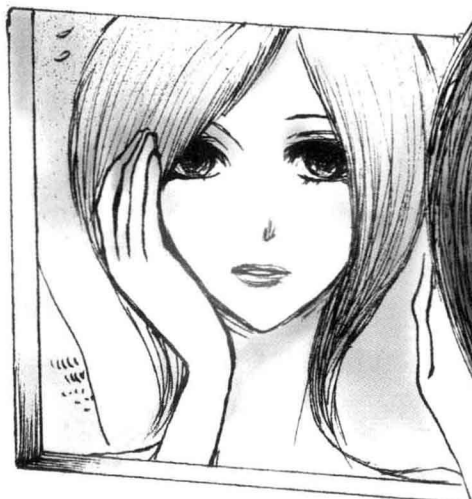
來。

一個籠罩著柔軟的薄霧的早上，她在粉紅色的臉蛋上淡抹了一點胭脂，青春的觸感使她自己羞澀起來，而用細嫩的纖指頻頻撫摸著臉頰，好像有一點兒不自在而焦急的心情，感到青春的懊惱和寂寞，她在此寂寞無聊中，似乎很甜美的遠景，頻頻誘她入夢。

她進學校後還完全是個深閨千金，不論什麼娛樂，她爸爸總不允許她參加，除了修學旅行以外，任何地方都沒去過，晚上也不准她去看電影。她充滿著朝氣，孕育著幸福的希望，在孤獨無聊的白晝和寂長的夜晚裡，從很久以前就被她心裡所描繪的喜悅和青春的寂寞鎖著，而漠然覺到不滿足的感覺和性的戰慄抬頭，頗似幸福的嬌喘飄滿四周。她常常為某事深思，戀愛……這完全忘卻了的神祕的門扉猛然被推開了，沉重地壓在胸中的感情中現出浮沉的將來，恰似由黑暗的世界中突然漏出柔美的幽光似的。

她自己也沒有注意到的心中深處所要求的事物突然跳了出來，像頑皮的孩子賴在母親懷裡似地撒嬌。她被可求不可得的欲念所纏，可是這樣欲念，懸在幻想中，愈想愈無聊，愈不滿足，隨著空虛的寂寥，緊緊地迫來。

玻璃窗外的霧還是白茫茫柔和地、潤滑地流著。染過黃色的楓樹不知何時已完全落了葉。白色的枝桠無頭緒地



向空蔓延似地伸去。不知由何處飛來的白鷺三四雙，寂寥地憩息著。

她在女學時代從來沒有過這樣無聊的一天，雖沒被彩雲繚繞著步步升天的感覺，可是沒有像現在這樣漫然又像悲哀，又像苦痛的感情，沛然侵襲過。

啊！對！是這樣的。兩三年來那樣多的求婚者中就找不出一個能使她感到戀愛的感情，能使她發生要結婚的意念，她這樣想，不得不漸漸焦急起來，那些禽獸樣的人不管再怎樣跪求，誰高興嫁他？做那種人的妻室不如一輩子獨身。不，不如死了乾淨些……。這樣抗爭的感情更加囂張起來。

可是，雖是這樣繼續硬著心腸，總覺得自己能真心愛，又能託付終身的人，好像藏在自己不知道的地方。

「喚！一生的伴侶，值得自己貢獻一切的人，是什麼樣的人呢？……明朗、純情、柔和、文雅、英俊、意志堅強、有學問、重感情……。」想到這兒，雖然房裡別無他人，她不自禁地不好意思起來，臉自然紅了。但是由於沒人愛，又找不到可愛的人而引起的寂寞、無聊，不甘願的情緒一時衝上來，頓覺好像要茫然自失了。

學生時代常碰見的他現在怎樣了？寬厚的肩膀，豐滿結實的肌肉，由肩膀到背部，由背部到腰部，描著一直流

下來的線，穿著合身畢挺的西裝，以輕快步伐走路的背影，不論從多麼遠的地方一看就可以認得出是他。

尤其是由面頰到顎邊潤滑的曲線特別明顯，胖圓的臉，泛起鮮紅的血色，走一步面頰就震跳一下的風情，特別惹人喜愛。

可是，當時她還只是學生，是不能往那方向想的時候，也是只可想而沒有辦法的時候。不，實在是還不大懂的時候，坦白說她那時還沒有認真去想的勇氣。

「唉！只呆呆地想著將凋謝的落花……。有什麼用？廣闊的原野上可能有冷清清盛開著純白的玫瑰吧，啊，結婚！先有愛才來結婚吧！結婚後才尋愛是不可以的。」這樣，她強有力地首肯著，心中深深地有所發誓。

突然同窗的素娥小姐來訪。素娥手裡拿著報紙迫不及待的說：

「月桂姊，妳的事登在報紙上呢。」

「什麼樣事？」她急問。

「說什麼聘金六千元哩。」

「聘金六千元？在哪裡？」

她以顫抖的手拿起報紙，兩隻眼睛睜得像要爆出來似的，把視線投向第三版。

「故某漢學家的千金，貪得聘金六千元竟甘心下嫁為

小星。」

霍地全身的血液逆流起來，顏面異樣地歪曲了，手顫抖，五體毛髮直豎，憤怒之餘，嘴巴也不靈活了。

像觀音菩薩般柔和的她，一瞬間變成金剛羅漢似的。

爸爸過世後，她跟叔叔事事都合不來。這次婚姻也是叔父暗中進行的，她已被可怕的暗影遮蔽了全心。

「月桂姊，妳什麼都不知道吧？」站在旁邊的素娥溫和地像安慰她似地問了一下。

自尊心都受了損傷的她，咬緊了牙齒，像吃了黃蓮似地皺著臉不自禁地吐出粗暴的聲音。

「是啊，一點都不知道。」皺著眉頭，咬緊了牙關嘆嗟。

「真是太豈有此理，可是村裡老早就有了風聲的呀。」

「關於我的事？」

「是呀！」

「我雖聽見一點點……可是沒有想到這麼快就來偷襲，可是……算了。」她自嘲地叫起來。

「過去沒有聽見妳叔叔說什麼？」

「呃……一點都沒有……。」